

【共享记忆】

墨马迎春

□孙翊伦

父亲教书为业，性子温和沉静，书画是他半生的癖好。平日里课务忙，只在闲暇时涂抹几笔。到了年根，这涂抹便成了一桩郑重其事的“功课”——画生肖。年轮转一圈，他便要将新一年的属相，从笔墨里请出来一回。今年是马年，书房墙角的画筒里，斜斜地插着几卷新裱的画轴，展开来，都是姿态各异的马。

父亲画马，并不画“八骏图”那般筋肉贲张的马。他笔下的马，多是独匹，或静立，或缓行，偶有两三匹马在一起的，也是疏疏落落，各怀心思似的。动笔前，他有一套不紧不慢的规程。先是读帖，把珍藏的几本画册请出来，有徐悲鸿、李公麟的，还有些不知名的石刻拓片，摊在明净的窗下，一页页静静地看。看的也不是全马，往往盯着一只耳朵、一缕鬃毛、一段蹄腕的线条，一看就是大半晌。

看够了，待到真正落笔，反而显得从容了。他画马，往往从眼睛起笔。一支小狼毫，蘸了极淡的墨，在眼眶处轻轻一点，再稍作晕染，那马的神气便先活了一半。接着换稍大的笔，中锋缓缓勾出面部轮廓，线条圆润而含蓄，没有凌厉的转折。马颈与脊背的弧线，是他最用心的，一笔下去，务求流畅而富有弹性，那是马一身气韵的所在。

他画马的鬃毛和尾巴，别有手法。用一支秃了的旧笔，蘸了枯墨，侧锋飞快地扫出，丝丝缕缕，蓬松而凌乱，却乱中有序，仿佛能感觉到旷野的风正从那毛发的间隙穿过。马匹的颜色，他很少用纯粹的浓黑，多是淡淡的赭石调了些花青，或是仅以深浅不同的墨色来表现体积，显得素雅而宁静。有时兴之所至，会在马身旁添几丛草，或用极淡的墨染出远山的影子，那意境便忽然开阔了。

画成了，并不算完，父亲要自己动手装裱。家里有一张特制的长板，用于托画心。父亲托画心时的那份小心，不输于作画。刷糨糊的排笔，走势要极匀；上托纸时，对准了，轻轻用棕刷从头到尾拂过，不能有一丝皱褶。托好的画，要贴在板壁上阴干数日。待到干透了，揭下来，平平整整，画面精神陡然一振。然后才是镶绫边、上天杆地轴。绫子的颜色，他也要斟酌许久，马是淡赭的，便配以月白的绫，很是雅致。最后盖上他刻的闲章，一方是“岁岁平安”，阳文；一方是“意与古会”，阴文，朱红的印泥钤在左下角。

裱好的画，并不立即张挂。要等到腊月廿八、廿九，家里大扫除完毕，窗明几净了，父亲才会踩着凳子，将它们挂到客厅最显眼的粉墙上。挂好了，他退后几步，歪着头端详，母亲在一旁帮忙递钉子，也含笑看着。那一刻，屋里似乎蓦然亮堂了。画上的马，静静地立在墙上，仿佛把原野的清气、岁月的安宁，都带了进来。

今年挂上的新画里，有一幅我最喜欢。一匹淡墨的马，微微低着头，像是在嗅地面初融的雪气，它身后什么陪衬也没有，一大片留白，空空茫茫，却让人觉得那空白里，有无限的光与可能。

□李建平

厨房是家的核心，年前，这心脏跳得格外沉稳有力。母亲系着那方用了多年的蓝布围裙，身影在氤氲水汽里忙碌。面团在她手下驯服成光滑柔韧的一团，一旁萝卜丝切得细密，码在青花瓷盆里，衬着雪白瓷壁，翠生生得喜人。父亲坐在洒满阳光的厅堂角落，就着一只小竹篮，慢条斯理剥春笋。他动作很轻，褐色笋衣堆成一座带着泥土芬芳的小山。我想凑近，母亲用沾着面粉的手背轻轻一挥：“用不着，去，陪你爸说说话。”她转身搅动砂锅里咕嘟作响的红烧肉，浓郁酱香霎时盈满屋子。我忽然明白，这哪里是“用不着”，这是她把整年的牵挂与期盼，都化作灶台上的油盐酱醋，要亲手调制成最妥帖的滋味，喂饱游子的胃，也熨平家人的心。

若要寻那最喧腾的年味，须得去年前的集市，那是一片流动、斑斓、声音与气味交织的海洋。大红的对联、金粉的福字瀑布般泻下，冰糖葫芦亮晶晶列队，炒货摊上铁铲与黑砂碰撞出哗啦啦的声响，焦甜的香气攻城略地。一位满头银丝的老奶奶，守着一个玻璃罐，里面是自家熬的芝麻糖。她不吆喝，只笑盈盈打开罐盖，那股质朴甜香就成了最好的招牌。孩子们像被蜜粘住的蝴蝶，围着她不肯走。我挤在摩肩接踵的人流里，手里渐渐攥满年货：一叠红纸，一包坚果，两根挂着绿缨的莴笋。这沉甸甸的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人间喜悦，是对日子最扎实的注解。

年的华彩乐章，在除夕夜奏响。那一桌团圆饭，是灯火可亲的模样。母亲还是老习

人间年味



拍拍我的肩，说“好好的”。简单的三个字，承载着岁月的重量。走在乡间小路，遇见的人，无论熟识与否，脸上都挂着相似的松快的笑容，互道“新年好”。这仪式般的问候，是一种温柔魔法，消弭了平日的距离，让整个村庄笼罩在善意的、暖洋洋的光晕里。

岁月流变，年的形式总在更迭。可是，当母亲依然固执地在年前晒好每一寸腊味，当父亲依旧在年夜饭前仔仔细细擦拭每一只酒杯，当全家人在那一刻，不约而同放下手机，举筷朝向同一盘熟悉的家乡菜，我便知道，那最核心的东西从未改变。

人间年味，是历经寒暑后对温暖的集体确认，是离散漂泊后对团圆的执着奔赴。它不在远方，就在这烟火可亲、灯火可亲、人心可亲的寻常光景里。它让我们确信，无论岁月如何流转，总有一处角落，为我们亮着灯，温着饭，留着门。这份温暖，足以抵御时间的漫长，让我们怀揣希望与力气，走向下一个春华秋实。

从前的火车

□胡美云

邻居与我一样是从外省远嫁而来，只不过她的故乡更远。因为路远，因为孩子小、工作忙，这些年她回娘家的次数屈指可数。前两日碰到聊天，她藏不住喜悦地说，再过两天就要回娘家过年了。

“这次我们是一家四口一起回去，不过没买到飞机票和高铁，后面买到了普通列车的卧铺。”她的语气里有些微的遗憾，不过脸上的笑容却一点没减：“前几年弟弟大小不方便，姐姐要上舞蹈班，假期排课和汇演根本就空回去，今年难得大家都有空。”

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的我们，都曾有过从故乡奔赴远乡或求学或打工谋生的经历，火车对于我们而言，有着许多相同的记忆。随着她的话语，那些沉寂在时光深处的画面，很自然地在脑海里渐渐清晰起来。

记忆里，无数个少年时的远足，都有着绿皮火车的影子。已经有些模糊了的记忆里，夜幕下绿皮火车带着声势浩大的“哐啷——哐啷”声稳稳地冲破黑夜，驶过茫茫旷野，朝着一个又一个归程前行，悄悄拉近着车上每个人与心中急切想见的人与物的距离。于是，那些昏昏欲睡的漫长等待里，每个疲惫而短暂的小憩都染上了幸福的样子。坐在座位上，看着玻璃上交织着窗外倒退的群山沉沉的黑影。车厢里，大人们闲散地聊天、打牌、吃零食，想打瞌睡就打瞌睡，还有

惯，只顾给我们布菜：“这个你爱吃，多吃点”“这汤熬了半日，最暖胃”，她的叮咛和着菜肴热气，织成一张无形的网，将我们拢在家的中央。窗外，夜空不时被烟花照亮，绚烂光彩瞬息万变，却都不及屋内一张张浸润笑容的脸庞恒久、温暖。

守岁过后，大年初一的清晨，空气清冽，混合着昨夜淡淡烟花与草木苏醒的味道。崭新的对联贴在门上，墨迹酣畅，言语吉祥。我去给长辈拜年，双手接过他们递来的红包，那红包边角已被摩挲得温软。他们用布满老茧的手

拍拍我的肩，说“好好的”。简单的三个字，承载着岁月的重量。走在乡间小路，遇见的人，无论熟识与否，脸上都挂着相似的松快的笑容，互道“新年好”。这仪式般的问候，是一种温柔魔法，消弭了平日的距离，让整个村庄笼罩在善意的、暖洋洋的光晕里。

岁月流变，年的形式总在更迭。可是，当母亲依然固执地在年前晒好每一寸腊味，当父亲依旧在年夜饭前仔仔细细擦拭每一只酒杯，当全家人在那一刻，不约而同放下手机，举筷朝向同一盘熟悉的家乡菜，我便知道，那最核心的东西从未改变。

人间年味，是历经寒暑后对温暖的集体确认，是离散漂泊后对团圆的执着奔赴。它不在远方，就在这烟火可亲、灯火可亲、人心可亲的寻常光景里。它让我们确信，无论岁月如何流转，总有一处角落，为我们亮着灯，温着饭，留着门。这份温暖，足以抵御时间的漫长，让我们怀揣希望与力气，走向下一个春华秋实。

插了梅花便过年

□王同举

插梅清供，是古人刻进骨子里的年俗雅趣。折一枝寒梅插入瓶中，置于案头，屋舍含香生雅，顿觉岁月静好。

高濂在《遵生八笺》中写冬日插梅的讲究：“必须龙泉大瓶、象窑敞瓶、厚铜汉壶，高三四尺以上，砍大枝梅花插供，方快人意。”隆冬腊月，寻得遒劲多姿的大枝梅，配上古雅的瓶壶，让寒梅在室内久绽，枝丫横斜，暗香浮动，偌大的瓶器衬着疏梅，不似插花，倒像将一片梅园缩于案头，年节的雅意，便从这一枝梅开始铺展。

并非人人都追求这般阔朗的意趣，寻常人家的插梅，更见朴素的温情。仇远写插梅的诗句，诉尽了人间烟火里的清欢：“偶得数枝梅，插向陶瓶里。置之曲密房，注以清冷水。”无需名贵的瓶器，不必繁复的技法，寻得几枝梅，折取插入粗朴的陶瓶中，以清水供养便足矣。寒室之中，梅枝亭亭，肌肤若雪，却在清冷里绽出芳华，岁宴时闻得满室暗香，待春深时还能看枝头结子，一枝梅，便让灰灰的冬日有了生生不息的暖意，这便是寻常人家的年，简单、从容，却别有滋味。

过年少不得扫尘、置酒、贴联，而插梅清供，却是把雅趣添进了年俗的烟火里。谢应芳晚年隐居，岁暮天寒之时，“笠泽西头，碧山东畔，又与梅花共岁寒”，粗衣糲食，仍要折梅插瓶，唤山童把盏。一壶米酒，一盘芥菜，案头一枝梅，便让穷乡僻壤的年生出了无限诗意。陆游爱梅成痴，冬日里“把酒梅花下，不觉日既夕”，新年将至，他定也会折取寒梅，插于案头，与梅对饮，临梅赋诗，以梅香伴新年，“何方可化身千亿，一树梅前一放翁”，这份痴，是对梅的钟爱，更是对新年的美好期许。

黄永玉有一幅画《插梅花》，道尽了插梅过年的意趣：老者手捧瓦罐，咧嘴开怀大笑，罐中只插一枝秃干梅花，画旁题诗“山斋饭罢浑无事，插了梅花便过年”。没有雕梁画栋的奢华，没有珍馐美饌的丰饶，一碗饭，一枝梅，便足矣。瓦罐粗朴，梅枝苍劲，老者的笑，坦荡而温暖，这便是最本真的年味——人间烟火气，最抚凡人心，而一枝梅，便是这烟火气里最清雅的点缀。

隆冬腊月，新年将至，扫净屋舍，折一枝梅，插于瓶中，清水供养。梅香漫出，绕着案头的春联，绕着灶间的烟火，绕着家人的笑语，便觉年已至，春可期。不必追繁文缛节，不必追热闹喧嚣，一枝梅，便把冬日的寒化作新年的暖；把独处的清化作了的团圆甜。

插了梅花便过年，插的是一枝岁寒清韵，过的是一世人间温暖。梅香袅袅中，旧岁的烦忧皆散去，新年的美好皆可期，而梅花身后，一个生机勃勃的春天，正踏着梅香缓缓走来。